

<<大浴女>>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浴女>>

13位ISBN编号：9787506346467

10位ISBN编号：750634646X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铁凝

页数：32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大浴女>>

内容概要

中国巨轮，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短短六十载，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

中国文学，风起云涌，蒸蒸日上，流派异彩纷呈，名家力作迭出，同样令世人瞩目。

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我社启动“共和国作家文库”大型文学工程，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历史进程、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勇敢实践、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

这套文库，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

我们同时相信，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更加绚丽。

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

<<大浴女>>

作者简介

铁凝，原姓屈，女，1957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赵县。

父亲是著名画家铁扬，原名屈铁扬，父为油画及水彩画家，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母亲是声乐教授，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

铁凝为长女。

1975年于保定高中毕业后到河北博野农村插队，1979年回保定，在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编辑。

自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约150余万字。

1982年发表短篇小说《哦，香雪》描写一个农村少女香雪在火车站用一篮鸡蛋向一个女大学生换来一只渴望已久的铅笔盒，表现了农村少女的纯朴可亲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作品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同年，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它真实描写一个少女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和纯真美好的品格。

1984年《六月的话题》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麦秸垛》获1986～1987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

1984年铁凝调入河北省文联任专业作家，现为河北省文联副主席。

早期作品描写生活中普通的人与事，特别是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从中反映人们的理想与追求，矛盾与痛苦，语言柔婉清新。

1986年和1988年先后发表反省古老历史文化、关注女性生存的两部中篇小说《麦秸垛》和《棉花垛》，标志着铁凝步入一个新的文学创作时期。

1988年还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它一改铁凝以往那和谐理想的诗意境界，透过几代女人生存竞争间的较量厮杀，彻底撕开了生活中丑陋和血污的一面。

<<大浴女>>

书籍目录

引子 / 1 第一章 婚前检查 / 1 第二章 枕头时期 / 34 第三章 美人鱼的渔网从哪里来 / 69 第四章 猫照镜 / 109 第五章 戒指在树上 / 140 第六章 尹小帆 / 188 第七章 钥匙孔里的人们 / 222 第八章 肉麻 / 252 第九章 头顶波斯菊 / 283 第十章 内心深处的花园 / 314

<<大浴女>>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婚前检查 外省的阳光和首都其实没什么两样。

在早春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外省的阳光和首都的一样，都让人觉得珍贵。

这个季节写字楼、公寓和居民住宅的暖气已经停了，白天，室内比户外要阴凉许多。

这个季节尹小跳的骨头和肉常常有些酸疼，当她走在街上，大腿的肌肉会突然一下子发酸；左脚(或者右脚)的小脚趾，里边那些纤细的小关节也会一阵阵曲里拐弯儿针刺样的疼。

这有点儿难受，却是一种好受的难受。

那疼也是小打小闹，咿咿呀呀撒娇似的，像被太阳晒开了的一种半醉的呻吟。

在她的头顶，路边的小叶杨也绿了，绿得还嫩，轻烟一般在浅色楼群的腰间缭绕。

一座城市就显出了它的柔软，还有不安。

尹小跳坐在外省的出租车上，摇下车窗玻璃把头探出去，像要试试外面的温度，又仿佛要让普天下的阳光全部照耀在她那颗剪着短发的脑袋上。

她这种探头车外的姿态看上去有点儿野，再过分一点儿就是粗鲁了。

可是尹小跳并不过分，从小她对各种姿态的把握就有一种无师自通的分寸感。

所以此刻她的探头车外仅仅是有一点点儿野和一点点儿优雅。

那时落下的玻璃正挤着她的下巴颏儿，宛若雪亮的刀锋正要抹她的脖子，还使她有种头在铡刀下的感觉。

这是一幅血淋淋的过瘾景象，带点儿凛然不屈的自虐性质，是童年时代刘胡兰的故事留给尹小跳的永远的纪念。

每当她想起国民党匪帮用铡刀把十五岁的刘胡兰给铡了，她的喉咙就会“咕噜咕噜”响个不停。

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惊惧，又是一种莫可名状的快感。

那时她就总问自己：为什么最吓人的东西也会是最诱人的东西呢？

那时她分辨不清她是因为渴望成为英雄而幻想去躺在铡刀下，还是越怕躺在铡刀下就越想躺在铡刀下。

她分辨不清。

出租车在洒满阳光的大街上跑着，外省的阳光和首都其实真没什么两样，尹小跳想。

不过，外省的阳光和首都到底是两样的，尹小跳又想。

此时此刻，就在外省省会福安市，就在这个距北京仅二百公里的城市，阳光里的尘埃和纤维，阳光下人的表情和物体的形状，不知怎么和首都总有那么点儿不一样。

遇到红灯时，尹小跳便开始打量那些被红灯拦住静止下来的骑自行车的人。

一个穿着黑色松糕鞋和一身窄瘦黑衣服的女孩子体态匀称、面容姣好，染着金黄的发梢儿，使她想起她在特拉维夫、纽约和汉城看见的那些喜欢穿黑衣服的少女。

世界流行什么，这里也在流行什么。

这个外省黑衣少女，她又腿坐在白色跑车车座上，一边焦急地扬起手腕看表，一边吐痰。

她看一看表，吐一口痰；吐一口痰，又看一看表。

尹小跳猜测她肯定有急事，时间对她是多么重要。

不过她为什么要吐痰呢？

既然她有手表。

既然她有手表，就用不着吐痰。

既然她吐痰，就用不着有手表。

既然她已经学会了让时间控制她的生活，她就应该学会控制痰。

既然她有手表，就不应该有痰。

既然她吐了痰，就不应该有手表。

既然她有表，就万不该有痰。

既然她有痰，就万不该有表。

既然表……既然痰……既然痰……既然表……既然、既然……红灯早已变了绿灯，黑衣女孩子早把自

<<大浴女>>

己像箭一般射了出去，尹小跳还纠缠在手表和痰里没完没了。

她这种看上去特别极端的非此即彼的纠缠，让人觉得她简直就要对着大街放声呵斥了，可她这种极端的非此即彼的纠缠却又似乎不是真的义愤。

假设她强令自己把刚才那“既然有表就不该有痰”的句子颠来倒去再默念十五遍，她一定会觉得结果是茫然不知其意义。

那么，她这种纠缠的确不是真的义愤，一点与己无关的喋喋不休的尖刻罢了，这原本就是一个手表和痰并存的时代，尤其在外省。

尹小跳从车窗外收回了她的脑袋。

车内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一支老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哎，巴扎嘿！

”这是当地音乐台的一个有奖竞猜节目，主持人请听众猜出歌名和演唱此歌的歌手，猜中者可得到一套佳宝牌SOD护肤品。

不断有听众打进电话，操着福安味儿的普通话把歌名和歌唱者猜来猜去，却没有一个人猜得对。

毕竟，这歌和唱这歌的老歌手对于现在的听众是太陌生了，陌生到连音乐台的主持人都觉出了尴尬。

尹小跳知道这首老歌的名字，也听出了那演唱它的人是谁，这使她无形中似乎也加入了这个有奖竞猜，虽然她压根儿就没打算给这条热线打过去一个电话。

她只是下意识地心里把这首老歌唱了许多遍——单唱那最后一句：“巴扎嘿！

巴扎嘿！

巴扎嘿！

巴扎嘿！

……”二十多年以前，她和她的同学一起唱这首歌时，就最爱唱最后那个“巴扎嘿”！

这是一首西藏翻身农奴歌颂毛泽东的歌儿，显然那“巴扎嘿”不是一句汉语。

就为了它不是汉语，当年的尹小跳才会那么起劲儿地重复它吧，带着那么点儿不明根由的解放感，像念经，又像耍贫。

因为想到了耍贫，尹小跳才强迫自己在心里停止对“巴扎嘿”的重复。

她回到了现在，回到了外省省会福安市的出租车上。

音乐台的节目已经停止，安静的出租车座位上铺着一块不太干净的棉线割花垫子，像从前北方农村姑娘手绣的鞋垫。

这使尹小跳每逢坐进这样的出租车，总有一种坐在炕上的感觉。

这就是外省了，她感叹着。

虽然她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她还是习惯性地在这里的一切和首都相比。

无论从心理距离还是从地理距离，北京离她都是那么近，一直那么近。

这似乎和她生在首都她是北京人有关，不过在多数时间里，她并不觉得她是北京人，她也不觉得她是外省人是福安人。

她觉得她哪里的人也不是，她经常有点儿赌气又有点儿幸灾乐祸地这么想。

她好像故意要使自己无所归属，仿佛只有无所归属才可能让她自由而又自在地高于眼前的城市，让她镇静地、不事矫情地面对所有的城市和生活。

而当她想到镇静这个词的时候，她才明白坐在出租车里的她也许不是那么镇静的，她大概要结婚了。

她从来也没结过婚——这句话听上去有点儿毛病，好像其他准备结婚的人都结过许多次婚似的。

但是，她从来也没结过婚——她仍然这么想。

她这样想自己，谈不上褒义，也谈不上贬义，有时候显得自傲，有时候又有几分哀怨。

她知道自己不像一个接近四十岁的人，她的眼神儿里常有一种突然不知所向的湿润的蒙眬；她的体态呈现出一种没有婚姻、没有生育过的女性的成熟的矫健、利落而又警醒。

她办公室的抽屉里总是塞着一些零食：话梅、鳊鱼干、果仁巧克力。

她是福安一家儿童出版社的副社长，不过她的同事没有叫她尹社长的，他们直呼其名：尹小跳。

很多时候她显得春风得意，她知道，最受不了她春风得意的就是她的妹妹尹小帆了，特别是在尹小帆远走美国之后，这一切变得更加清晰明朗。

<<大浴女>>

长期以来她总是害怕把自己的恋爱告诉尹小帆，可越是害怕，她越是非要把每一次恋爱告诉尹小帆不可。

就好像以此证明她不怕尹小帆，她经得起尹小帆在她的恋爱中所做的一切。

眼下她仍然有点儿鬼祟、又有点儿逞能似的这么想着。

她仿佛已经拿起了电话，已经看见越洋电话的那一头，芝加哥的尹小帆听到这消息之后那张略带懊恼的审视的脸，还有她那掺着鼻音的一串串语言。

她们，尹小跳和尹小帆，她们曾经共过患难，她们同心同德，是什么让尹小帆如此激烈地蔑视尹小跳的生活——那的确是一种蔑视，连同她的服装，她的发式，她生活中的男人，无一不遭到尹小帆的讽刺和抨击，以至于尹小跳卫生间的淋浴器也使尹小帆产生过不满。

那年她回国探亲，在尹小跳家里住了几天，她抱怨姐姐家热水器喷头的出水量小，弄得她洗头之后冲不干净头发——她那一头宝贵的长发。

她绷着脸抱怨着，一点儿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而尹小跳只能压抑着心中的不快，不自然地笑着，她永远记住了自己那不自然的笑。

没准儿她不应该告诉她。

出租车把尹小跳送到亿客隆超市，她采购了足够一星期吃的东西，然后乘车回家。

家里停了暖气，房间里有些阴凉，但这阴凉显然不同于冬天的寒冷，它不是充满空间的密集的生硬，它是不确定的，带着几丝幽幽的落寞之气。

在这样的季节，在这样的晚上，尹小跳喜欢打开所有的灯，从走廊开始，到厨房，到书房，到客厅，到卧室，到卫生间，所有的灯，顶灯，壁灯，台灯，落地灯，镜前灯，床头灯……她的手依次“啪啪”地按着这些开关，只有房子的主人才可能这么熟络而又准确。

尹小跳是这房子的主人，她用开灯的方式和她的房子打着招呼，她的这些灯照亮了她的房子，又仿佛是灯们自己点亮自己欢迎着尹小跳的回家。

于是，灯光照亮的每一件家具，灯影里每一片柔暗的朦胧，都使她觉得可靠、踏实。

她就这样把每一个房间行走完毕，最后将自己逼进一个小小的角落：客厅里那张灰蓝色的织贡缎面料的单人沙发，那似乎是她在不睡觉时最喜欢的一个角落。

每当她从外边回来，下班或是出差，她都要在这张小沙发上坐着愣那么一会儿，喝一杯白开水，缓缓神儿，直到身心安生下来，松弛下来。

她从来不坐那张三人沙发，即使当陈在把她抱在怀里，要求更舒适地躺在那张三人沙发上时，她也表示了坚决的不配合。

情急之中她干脆对他说：“咱们上床吧！”这是一句让陈在难忘的话，因为在那之前他们从未上过床，尽管他们认识了几十年，他们深明彼此。

后来，有时候当他们有些烧包地打着嘴仗，矫情是谁先“勾引了”谁时。

<<大浴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